

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 主办


# 复旦谈译录

第三辑

**TRANSLOGOPOEIA:**  
A FUDAN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II

陶磊 主编

范若思 戴从容 副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 目 录

### “中国翻译史研究”专栏

王宏志 | 003

主持人的话

梅欧金 著，帅司阳 译 | 007

#### 十八世纪北京的传教士翻译活动

王宏志 | 050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

——乾隆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三道敕谕及其翻译问题

徐克伟 | 130

日本江户兰学翻译中的汉文与汉学

### 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陈丹丹 | 157

张爱玲、布莱希特、鲁迅论中国戏曲

强 晓 | 232

海外《论语》英译文学阐释译本之语体特征探讨

——以语料库统计为辅助

杨佳莹、崔 峰 | 255

### 翻译文本的经典化

——以新国际版《圣经》为例

### 翻译实践探索

许景城 | 293

### 商务印书馆馆歌《千丈之松》英译解析

——兼谈诗歌翻译中文学性价值与意义再现的处理策略

### 书评·随笔

叶 隼 | 315

### 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学术史审视和“学术之光”的薪火相传

——读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海 岸 | 329

### 时光如酒香，拂过缪斯的鼻尖

### 附录

标题与摘要 (Titles and Abstracts) / 345

征稿简则 (Call for Papers) / 353



“中国翻译史研究”专栏

## 标题与摘要

Titles and Abstracts

### Special Column: Studies in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 II Beijing as a Missionary Translation Cent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 Eugenio MENEGON / trans. SHUAI Siyang )

This paper aims to briefly reconstruct the “materiality” of a broadly conceived ‘missionary translation project’ in Qing Beijing, as part of the daily activities and the long-term goals of Beijing’s Europeans, including examination of lesser known actors and their networks, types of raw materials used, location of activities, transport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written materials, and economic factors aiding or hindering the enterprise. It contextualizes historic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transnational initiative, bridging the Qing court, native scholarly circles, and European counterparts in Rome, Paris, London, Lisbon, St. Petersburg and

Berlin, and explain in a preliminary fashion the multiple reasons that motivated it. A survey of the role of the missionaries in Beijing will be given, examining how they logistically sustained their enterprise there. It considers what the necessary material elements were to support translation in the phase of the nascent "sinology" in Qing Beijing, through books and libraries within the missionary residences (the "Four Churches"), and acquisition via the local book market and acquaintances. Relying on recent scholarship on the French Jesuits at the Northern Church (Beitang), the present paper will briefly examine the intellectual elements necessary for translation, and consider the linguistic competence of the translators, their intellectual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goal readership for their translations in Europe. In the final part, there will be a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work of a Propaganda missionary in Beijing, whose work was never published, but nevertheless circulated in unexpected ways.

|| "By the Grace of Heaven, the Emperor Instructs the King of England": On Some Facts and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Edicts Sent by Emperor Qianlong to King George III of England  
( Lawrence Wang-chi WONG )

Aimed at securing better trading conditions in China, Britain sent the first embassy, led by Lord Macartney, to the Qing court in 1793. Generally, the mission is considered a failure because none of the requests made by the British was granted. Emperor Qianlong, before the mission left Beijing, issued two edicts to King

George III to explain why the requests were unacceptabl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edicts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sent back to Britain even when Lord Macartney was still in China, it was not until 1914 when only the first one aroused some sensations among the British public after a re-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By consulting primary sources, the present paper examines some key issues concerning the edicts, including the dates of issuing as well as the procedures of how the English versions were prepared. Detailed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Chinese, Latin and the several English versions are made to illustrate how the translators altered the original messages and how such changes brought about very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Qianlong's attitude towards Britai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third edict sent by Qianlong to George III after the mission had returned home. This third edict, though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 was sent in response to the reply of George III to Qianlong's first two edicts, has not been studied by almost all works on the Macartney Mission.

|| Classical Chinese and Sinology in the Translations of Rangaku during the Edo Period in Japan ( XU Kewei )

*Kaitai shinsho* ( 解體新書 , literally *New Book on Anatomy* ), the first full-blown translation work by Japanese scholars via the language of Dutch, was released to the public in 1774. It became widespread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and caused an academic movement of western studies named Rangaku, or Dutch studies.

## 主持人的话

王宏志

从本辑开始，我会在《复旦谈译录》主持一个专栏——“中国翻译史研究”。

毫无疑问，翻译史研究今天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主力部分，越来越多学者参与其中。应该同意，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在这方面扮演过一定的推动角色：从2006年第二届“译学新芽”会议开始，我们便以“中国翻译史”为主题，今年是第九届了；另外还有暑期班、期刊、丛书、研究项目、国际学术会议等活动，一直得到不少国内外中国翻译史研究者的大力支持。而且，在过去的十年里，翻译研究中心自2010年开始出版的《翻译史研究》更是唯一专门刊登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的定期刊物。但很感遗憾的是，翻译研究中心决定停刊，《翻译史研究（2018）》是最后一辑。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复旦谈译录》主编戴从容及陶磊邀约主持“中国翻译史研究”专栏，我是十分荣幸和感激的。《复旦谈译录》是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主持的刊物，忝为中心荣誉主任的我，热切希望能为《复旦谈译录》略尽绵薄之力。

《复旦谈译录》“中国翻译史研究”专栏大概每辑发表二至四篇论文，园地公开，字数不限，唯一的标准就是学术水平。愿意赐稿者烦请一式二份寄送 fudantranslation@fudan.edu.cn 及 translationhistory@cuhk.edu.hk。

《复旦谈译录》(第三辑)“中国翻译史研究”专栏刊登三篇论文。

第一篇梅欧金 (Eugenio Menegon) 的《十八世纪北京的传教士翻译活动》是一篇译文，原文为“Beijing as a Missionary Translation Cent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2019年6月13日至15日高端学术工作坊“跨越边界：翻译研究中的汉学”(Crossing Borders: Sin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会议论文集将由我和伦敦大学荣休教授 Tim Barrett 编辑出版，现征得梅欧金同意，先行翻译发表。

梅欧金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范围为17世纪以来中外关系史，尤其专攻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外交流史上的角色和贡献。200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Ancestors, Virgins, and Friars: Christianity as a Local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获2011年度“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in Chinese Studies)——这被誉为国际范围内中国研究领域学术著作的最高奖项之一，嘉奖“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之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英文著作。《十八世纪北京的传教士翻译活动》来自梅欧金即将完成的专著《清代北京日常生活与权力网络：十八世纪清宫里的欧洲人》(*Daily Life and Networks of Power in Qing Beijing: Europeans at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该书利用大

量原始史料，重构十八世纪北京传教士翻译活动的“物质性”(materiality)，考察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及其关系网络，探讨他们所选用的原始材料和活动地点，并分析文本和书籍的流通和传播情况，以及促进或阻碍翻译进行的经济因素，尤其深入讨论那永福 (Josef Maria Pruggmayr da S. Teresa, 1713—1791) 的个案。

第二篇《“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乾隆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三道敕谕及其翻译问题》，充分利用东印度公司档案、美国康奈尔大学“查尔斯·沃森典藏”(Charles W. Wason Collection)及《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等原始资料，处理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乾隆向使团所发的三道敕谕。首先厘清一些史实上的问题，例如乾隆颁发敕谕的日期、敕谕的不同版本等；然后重点讨论三道敕谕的翻译问题，包括不同的译本、译本与原敕谕的异同、产生的效果等；另外又详细分析一份非常重要，但却几乎完全没有提及的文书：马戛尔尼使团回到英国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给乾隆的一封信。乾隆就是在收到这封信后匆忙在让位前颁下第三道敕谕。除交代原信的内容，展示英国在使团来访后的对华态度外，还讨论经由小斯当东在没有人帮忙下翻译出来的中文译本。这是我快要完成的一本有关马戛尔尼使团翻译问题的专著中的一章。

第三篇《日本江户兰学翻译中的汉文与汉学》的作者徐克伟，是日本关西大学外语学部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主要研究范围为江户西学、近代中日语言文化交流史。该文利用大量日本原始文献以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讨论日本江户时期兰学翻译对传统汉文与

汉学资源的参考与批判。

《复旦谈译录》(第三辑)“中国翻译史研究”专栏得到梅欧金及徐克伟惠赐大作,还有负责翻译梅欧金论文的帅司阳(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博士候选人),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衷心感谢,更期望往后得到更多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支持和认同。

## 十八世纪北京的传教士翻译活动

梅欧金\* 著

帅司阳\*\* 译

### 引言

近年来,学者对清王朝初创期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多有关注。相关研究重新审视并修正了过往对这一时期宫廷生活与满汉关系的认识。笔者正在撰写的专著《清代北京日常生活与权力网络:十八世纪清宫里的欧洲人》(*Daily Life and Networks of Power in Qing Beijing: Europeans at the Imperial Court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便是受到这些研究的启发。此外,该书还借助前人从大量欧亚宫廷研究中总结出的范式,尝试不再以皇帝和君权为中心,而是更近距离地审视清代宫廷生活中的边缘人物,考察他们如何在帝王的影子下生存,探究清代北京城与宫廷中的日常生活机制。

\* 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历史系中国史与世界史副教授、波士顿学院耶稣会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Jesuit Studies, Boston College)兼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明清中西关系史、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东亚科技史等。

\*\* 帅司阳,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中国翻译史。



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和教廷传信部的神父）常年在宫里担任艺术家、匠师和科学家。他们以西方语言写成的报告，记录了18世纪北京宫廷里的底层生活。为了保住自身在北京的位置以及传教团在中国各省的传教事业，这些在朝中任职的欧洲人游走于不同派系之间，加入由各种赞助人和组织（尤其是钦天监和内务府及其下属司、院）构成的关系网络。在清代中前期，他们作为政客的影响力随着政局变化而消长。相比王朝日渐衰败的晚清，他们在这一时期更加重视与内廷保持密切的关系。深入这些欧洲人所处的皇宫边缘地带，可以让我们一窥清代宫廷生活的内在结构，包括各类官中人员（比如太监、工匠、佣人和侍卫）的生存环境。他们留下的记录，揭示了清代宫廷不仅是皇帝意志的延伸，还是各路历史人物进行权力交易的场所。这些交易组织化程度低，且较为隐蔽。交易者的目的是为了在宫中、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谋求各种各样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利益。笔者希望通过收集和解读这些实证材料，分析清代宫廷生活的非正式机制以及传教士的日常政治、经济活动，从而完善我们对清代政治文化和中西关系的认识。

本文是笔者对欧洲人在清代北京生活经历研究的一部分。这本论文集的主题是“跨越边界：翻译研究中的汉学”（*Crossing Borders: Sin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其目标在于“探讨翻译研究与汉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中国著作如何经由汉学家的翻译，实现跨越文化和语言边界的传播”<sup>[1]</sup>。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集中讨论广义的清代

[1] 此处原文以斜体表示强调，译文采用着重符号突出显示，下同。本文原发表于香

北京“传教士翻译活动”，这既是当时在京欧洲人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的长期目标之一。本文的要旨在于简要重构18世纪北京传教士翻译活动的“物质性”（*materiality*）。为此，文章将考察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及其关系网络，探讨他们所选用的原始材料和活动地点，并分析文本和书籍的流通和传播情况，以及促进或阻碍翻译进行的经济因素。这些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跨越了国界，将清廷和中国士人圈子与罗马、巴黎、伦敦、里斯本、圣彼得堡和柏林的欧洲宫廷及学者联系在一起。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希望呈现其发展过程和历史脉络，并初步解释推动其发展的多重原因。

本文首先简要概括北京传教士的多种身份，以及他们如何维持自身的传教事业。随后，文章会把重点转到翻译上，探讨他们进行翻译活动所必要的物质条件；着重考察其会院（即“四堂”）的藏书情况，以及传教士通过当地书市和城中熟人获取书籍的途径。本文会接着简要分析翻译所必需的知识因素。这里借助有关北堂法国耶稣会士的最新研究，并进一步考察传教士译者的语言能力和学术兴趣，还有欧洲的目标读者群的兴趣。作为参照，本文会展示一个经过笔者初步研究形成的个案，详述一名传信部传教士在北京的翻译活动。他的译作虽然从未出版，但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流通。最后，笔者将简要评价北京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作为本文的结论。

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在2019年6月13日至15日举办的高端学术工作坊“跨越边界：翻译研究中的汉学”（*Crossing Borders: Sin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这段引文来自会议简介。会议论文集将由巴瑞特（T. H. Barrett）、王宏志编辑出版。——译者注

## 一、北京天主教传教士及其传教事业的物质条件

1644年后，在华天主教传教团的长上们很快便接受了满人在战争中获胜的事实，并意识到只有加入新政权才能生存下去，传教士们纷纷向清王朝效忠，并为其提供科学技术方面的服务，从而得到清廷的直接保护。也正是在1644年，中国天主教发展史和中西关系史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主要归功于德国耶稣会天文学家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及其合作者，他们凭借科学知识在北京获得官职。如果说在晚明时期，中西科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江南士大夫，北京朝廷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那么随着清王朝的建立，耶稣会士便正式成为帝国官僚体制中的重要成员。他们不仅凭借科学家的身份，参与宫廷生活，还成为清廷与欧洲各国之间的重要外交媒介。他们主动为清廷提供有关欧洲政治和文化的信息，同时也将中国的相关信息提供给欧洲国家；有时还为清廷充当译员，甚至代表清廷参与外交谈判。耶稣会士通过扮演这些角色在中国建立了稳固的根基。他们不但能够依靠皇室的赞助，发挥一定影响力，还与新生的满人政权建立紧密的关系，而代价则是要放弃与地方士大夫群体的重要联系。

康熙年间，天主教在华传教规模有所扩张。在这一时期，北京的天主教信徒快速增长，并在1700年达到顶峰。1668年，杨光先（1597—1669）引发的历狱和朝廷对天主教的镇压刚结束，耶稣会长上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就有些过于热情地宣称，北京约有教徒一万人，其中包括不少宦官以及一些同情天主教的官员和王公贵族<sup>[1]</sup>。

[1] ARSI, *Japonica Sinica* 150, f. 134v: “nunc in hac Urbe circiter 10 millia

1700年，耶稣会已经在北京建立了三座大教堂。这些教堂及其周边建筑成为北京天主教群体的活动中心。18世纪30年代，教廷传布信仰圣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简称“传信部”[*Propaganda*]）的传教团又在北京修建了一座小教堂，从而打破耶稣会的垄断。这四座教堂，尤其是几座较大的耶稣会教堂，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耶稣会和传信部华北传教团的后勤保障基地。它们为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提供住所；堂内有丰富的中西文藏书，存放着教理著作的木刻板，有的还配备小型印刷机。教堂设有药房和药草种植园，堂外环绕着驴棚、马厩，还有饲养各种家畜的圈舍。教堂周边有各种作坊，这些作坊经过特殊改造后可以满足传教士们临时或长期的需求，如进行科学观测、实验和绘画，或者制造玻璃、机械和钟表。换句话说，这些教堂成为传播欧洲宗教与世俗知识的多功能中心，而这些知识都需要通过翻译才能传达给中国的读者。<sup>[1]</sup>

*Christianorum numerantur*”。参看：Joseph Dehergne, “La mission de Pékin à la veille de la condamnation des rites,” 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9, 2, 1953, pp.91—108；Joseph Dehergne, “La mission de Pékin vers 1700. É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in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2, 1953, pp.314—338；Joseph Dehergne, “La mission de Pékin vers 1700. Addenda,” in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4, 1955, pp.291—294。

[1] 笔者另有专文从空间和物质层面探讨北京天主教社区，即将发表。见：Eugenio Menegon, “Revisiting the Four Churches: Urban and Suburban Life and Networks of European Missionaries and Christian Converts in Qing Beijing,” in Daniel Greenberg and Yoko Hara eds., *From Rome to Beijing: Sacred Spaces in Dialogue*, Leiden: Brill, Forthcoming；相关近期研究又见：Wang Lianming, *Jesuitenerbe in Peking: Sakralbauten und Transkulturelle Räume, 1600—1800*, Heidelberg: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GmbH, 2019, 该书的第三章与这一话题极为相关；Alan Richard Sweeten, *China's Old Churches: The History, Architecture, and Legacy of Catholic Sacred Structur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Leiden: Brill, 2020。

## 二、翻译的原文本：北京传教士的藏书

耶稣会士从一开始便意识到世俗知识的重要性。他们明白只有依靠这些知识，才能在中国士人圈子中获得一席之地。于是，他们大量翻译欧洲的科学、哲学、伦理学和宗教学著作，并借此与中国士大夫结交。在这一策略中，书籍是不可或缺的要害。因此，策略的实施通常分为两步：首先，在各大图书馆收集欧洲著作，作为参考书和科学知识的来源；然后将这些欧洲著作翻译成汉语或者满文，在中国出版流通。由于书籍的流通并不局限于传教士的活动范围，所以，从晚明时期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开始，耶稣会士就普遍采取“印刷传教”的方式，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广泛传播欧洲的世俗知识。这得益于中国广阔而活跃的图书市场以及便利的雕版印刷技术。

清王朝建立后，耶稣会士进入北京宫廷，形成一个服务于清廷的重要欧洲学者群体。他们绝大部分的科学技术都集中于钦天监，而钦天监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编订中文历书，这需要大量参考书，包括天文和数学方面的著作及图表。由此可以推断，传教士从事翻译活动所需的藏书分布也很集中。近年来，高华士（Noël Golvers）通过研究首次详细重现了他所说的“中国西学图书馆”（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正如他指出的那样：“除澳门外，耶稣会在中国藏书最丰富的图书馆就在北京。”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高华士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这些图书馆的历史。<sup>[1]</sup>下文将概述他的部分研究成果。

[1] 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北京规模最大的西文藏书位于耶稣会总院（Jesuit College）。该院的前身是1601年利玛窦在宣武门附近创立的会院，后来成为葡萄牙耶稣会中国副省区的总部。利玛窦的继任者们扩建了原本狭小的建筑，并将其升格为总院。“总院”是耶稣会赋予麾下重要机构的特殊级别，总院可以合法获得资金支持，而一般的会院则不行。耶稣会总院最初俗称“西堂”，18世纪30年代后改称“南堂”，而当时传信部传教团建立的新教堂则继承了“西堂”的名号。南堂高大的教堂建筑四周环绕着总院的院舍，其中包括一间相当大的图书馆。这间图书馆是南堂最古老的建筑，那里曾是院内最早的礼拜堂，由利玛窦从晚明时期的一座小楼改建而来。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这间厅堂的四面墙壁下方都排满书柜，中间的空地上则摆放了几张书桌，供人阅读、研习和写作。墙壁上方挂着北京神父<sup>[1]</sup>们的画像，这些画像是奉康熙帝（1654—1722；1661—1722在位）敕令绘制的。此外，墙上还挂着一些悼词，纪念那些曾在院内生活过的已故传教士。截至18世纪，这间图书馆可能有4000到5000部藏书。这些书的收集历经多年，收集者除了许多普通的耶稣会士外，还有一些常驻欧洲的总务长，以及那些返欧募款招新的中国省区总务长。在众多收集者中，贡献最大的是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此外，在18世纪，欧洲国家也曾直接运书到南堂。例如，葡萄牙国王若昂五世（João V, 1689—1750；1706—1750在位）便曾出资在欧洲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ca. 1750)*, Vol. 2,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3, p. 97.

[1] 北京神父（Beijing Fathers），指清代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那些在朝野里任职的传教士。——译者注

各地采购书籍，并通过海运辗转送往中国，沿途经过里斯本和位于低地国家的奥斯坦德。俄国圣彼得堡皇家学院则通过这两地有声望的德国和葡萄牙学者向总院赠送自己的出版物（专著和期刊）。还有其他赞助人也捐赠了不少图书。南堂藏书虽然以欧洲著作为主，但也藏有一些中文书。而且，堂内保存的耶稣会中国副省区档案中，也有不少手稿是以中欧多语写成的。<sup>[1]</sup>

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团的另一处藏书位于“东堂”。与南堂相比，东堂的藏书规模要小很多。东堂始建于1655年，又于1692年重建，当时的正式名称是“圣约瑟会院”（Residence of St. Joseph）。这座会院的选址不但便于传教士接触城中教徒，还临近观象台，方便部分传教士去那里工作。院内设有药物实验室，所以很可能藏有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书籍。此外，该院也存有自己专属的手稿档案。<sup>[2]</sup>

第三处藏书位于法国耶稣会士主持的“救世主会院”（Residence of the Holy Savior），俗称“北堂”。1702年，康熙帝将皇城内的一块地皮赐给法国传教士，后者在那里建立了北堂。根据史料记载，北堂藏书主要分为中文藏书和西文藏书两部分。此外，还有少量藏书位于堂内的数学仪器“博物馆”（或“陈列室”）。北堂甚至还设立了一项数额可观的基金，专门用于维护藏书和在北京采购书籍。北堂图书馆最重要的藏书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17世纪80年代耶稣会“皇家数学家”从法国带来的书籍；傅圣泽（Jean 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在中国收集的约300部西文书刊和至少1200本中文线

装书（这些书最初收藏于傅圣泽在北京的寝室，其中一部分在他离开中国后被运回了欧洲）；以及历年来从欧洲寄来的书籍，这些书籍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同时也让传教士及时了解“中国礼仪之争”在欧洲的最新进展。1720年，朝鲜使臣李器之（1690—1722）在知名满语译者巴多明神父（Dominique Parennin, 1665—1741）的陪同下参观了北堂图书馆。他在记录中称，馆内有上万卷皮面精装书。这里的“上万卷”是虚数，大约表示有几千本西式图书。根据记录，巴多明还向李器之展示了一部三卷本的药典。这并不令人意外，毕竟这位耶稣会士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曾将一部解剖学著作译成满文。根据宋君荣（Antoine Gaubil, 1689—1759）1732年编订的书目，当时北堂的藏书中包含期刊（尤其是科学期刊）、耶稣会出版物、启迪心智的读物、科技专著、游记、地图集、蚀刻版画和宗教绘画集、教会法典、教会史和世俗历史著作、神学论著、经籍注本、一些早期教父的著作、语言学著作和词典。到18世纪晚期，北堂的藏书量还在增加。例如，1774年，时任法国国务大臣亨利·贝尔坦（Henri Léonard Jean Baptiste Bertin, 1720—1792）就曾赠送一批书给北堂的钱德明神父（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其中包括植物学、医药学和化学方面的著作。<sup>[1]</sup>

[1] Joseph Dehergne, “La bibliothèque des Jésuites français de Pékin au premier tiers du XVIII<sup>e</sup> siècle,” 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56, 1, 1969, pp.125—150; 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pp.178—249. 有关北堂图书基金的研究，参看：Joseph Dehergne, “Les biens de la maison française de Pékin en 1776—1778,” *Monumenta Serica*, 20, 1961, p.249. 有关北堂中文藏书的研究，参看：Ad. Dudink, “The Chinese Christian Books of the Former Beitang Library,”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26, 2004, pp.46—59. 有

[1] 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pp.100—168

[2] *Ibid.*, pp.169—177.

第四处藏书曾经保存于海淀的传信部驻院，18世纪30年代后转移到西直门附近的西堂。目前，我们对这批藏书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已知的一些书籍（主要是有关神学、敬礼、数学和应用艺术的书）大多是康熙年间来访的几位圣座特使（尤其是1720年来华的嘉乐 [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 1685—1741]）留下的。还有一些是由教区神父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遣使会神父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 1671—1746）及其继任者们买来的。<sup>[1]</sup>

关傅圣泽藏书的研究，参看：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pp.192—194；Nicolas Standaert, “Jean-François Foucquet’s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Book Collections in European Libraries: Circulation of Chinese Books,” in *Monumenta Serica*, 63, 2, 2015, pp.361—424。宋君荣的书目，参见：Joseph Dehergne, “La bibliothèque des Jésuites français de Pékin au premier tiers du XVIIIe siècle,” pp.125—150；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pp.199—204。有关朝鲜使臣名单见：Lim Jongtae, “‘Postponed Reciprocity’: How Did a Korean Traveler Portray His Encounter with the Westerner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eijing?” in *Horizons. Seoul Journal of Humanities*, 1, 2, 2010, pp.183—184；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pp.194—195。朝鲜使臣相关原始文献：李颐命：《与西洋人苏林戴进贤》，收《疎斋集》卷19；*Database of Korean Classics* (<http://db.itkc.or.kr>)。贝尔坦寄给钱德明的书目见：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pp.214—217。

[1] Noël Golvers,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vol. 2, pp.308—309。Noël Golvers, “Western Books for China: How Did the Jesuits in the China Mission (17th and 18th Century) Acquire Their Books, and What Was the Role of Their ‘Book Agents’ in Europe,” in Li Wenchao ed., *Leibniz and the European Encounter with China: 300 Years of “Discours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7, pp.147—166。笔者在传信部档案中找到一些有关北京传信部教士藏书的零散记录。例如，夏真多（Giacinto Giordano, 1693—1736）在一封信中提到，德理格不让他使用嘉乐留下的书籍。见 APF, SOCP, vol. 36 (1732—1734), f. 483r: “德理格把嘉乐蒙席留下的书全拿走了，一本也没留给我俩 [传信部教士夏真多和康和子 (Carlo Orazi da Castorano, 1673—1755)]，我们怎么求他都没有用。这让我非常痛苦。因为在这个国家，每本书对我们来说都很珍贵。只有这些书才能让我们避免在无所事事中变得麻木。”

在这些藏书的基础上，北京传教士从1600年开始开展学术工作，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这些工作包括将欧洲著作翻译成中文和满文，同时将满汉著作译成多种欧洲语言。高华士的研究详细描述了北京传教士获取西文图书的各种途径，却较少谈到他们如何获取翻译所需的中文和满文书籍。事实上，要进一步了解北京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历史脉络，便需要探讨南堂在北京城的地理位置，以及传教士获取汉文及满文书的途径。南堂建筑群靠近宣武门，离西单也不远。西单曾是北京最大的商业街，贯穿整个内城。1684年后，宣武门以南成为外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备受汉族士人喜爱。许多文人和官员在那一带定居。专为各省举子提供食宿的地方会馆中，也有好几家把总部设在那里。当时，那一带被称为“宣南士乡”，意思是“宣武门以南的士人之乡”。不远处就是当时重要的书市——琉璃厂，那里至今仍开着很多书店、印刷店和古董店。再往南一些，到南横街附近，也有不少士人居住<sup>[1]</sup>。总而言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南堂实际上占据了北京城的一个枢纽位置。它坐落在内城最重要的路口，紧邻皇权和官僚系统的核心，靠近钦天监官署，与内城的旗人社会融为一体。同时，它离外城最好的书市、最大的汉族士人和官僚聚居区也只是一步之遥。<sup>[2]</sup>

另外，还有资料表明，传教士可以通过北京本地的书商订购中文书籍。这些资料主要与北堂的法国耶稣会士有关。

[1] Luca Gabbiani, *Pékin à l'ombre du Mandat Céleste. Vie quotidienne et gouvernement urbain sous la dynastie Qing (1644—1911)*,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EHESS, 2011, “sub Xuanwu”; Wang Lianming, *Jesuitenerbe in Peking*, Chapter 3。又见侯仁之、岳升阳：《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2] 参见 Eugenio Menegon, “Revisiting the Four Churches,” forthcoming。

例如，傅圣泽的档案中存有一份《西河沿世业堂胡氏书铺书单》，这个书铺就位于北京城中，靠近前门。<sup>[1]</sup>1711年，傅圣泽还整理了几份购书账单，所购书目包括经籍注本和有关《易经》的著作。这些书，有的被傅圣泽自己的作品引为参考，还有不少送到传信部图书馆（Propaganda Library）。今天，它们都收藏在梵蒂冈宗座图书馆（Vatican Library，全称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sup>[2]</sup>不过，普通书店虽然可以买到儒家典籍、注本、中文字典和语言学著作，却几乎买不到大内修书处印行的书刊。这些书一般是非卖品，因此在市面上非常少见，需要通过熟人才能获得。方济各会传教士康安当（Antonio Sacconi，1741—1785）便曾致信他在罗马的上级——传信部秘书长斯特法诺·波吉亚蒙席（Mgr. Stefano Borgia，1731—1804），波吉亚是著名的藏书家和东方文物收藏家。康安当在信中告诉他，中国神父刘必约（1718—1786）无法在北京找到一部“有关满族起源”的书，因为该书是奉乾隆帝（1711—1799；1735—1796在位）敕令编撰的（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出版于1777年的《满洲源流考》，或许另有其书？）。康安当还提到，满文书一般都是非卖品，或者只有满人才有资格购买，而且法律严禁寄往国外。<sup>[3]</sup>不过，对于人脉更广也更为博学的宫廷传教士们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他们可以动用朝中关系来获得这些稀有书籍。比如，1778年，前耶稣会士

贺清泰（Louis Poirot，1735—1813；之所以称他为“前耶稣会士”，是因为耶稣会在欧洲和中国的组织已经分别于1773年和1775年就地解散了）就曾在写给传信部的信中提到，自己为了讨好路易十六（Louis XVI，1754—1793；1774—1791在位）的国务大臣贝尔坦，将几套满汉文版的《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寄到巴黎，并附上一份意大利文译本（*Aphorisms from the Familiar Instructions*）<sup>[1]</sup>。

综上所述，北京的宫廷传教士坐拥大量西文、中文和满文书籍。这些书，有的是历代传教士收集而来，藏于会院；有的则是通过北京的书商采购，或者通过朝中熟人获得的。以上便是他们在北京展开翻译活动的现实基础和前提条件。接下来，本文将结合案例，详述北京传教士的翻译活动。

### 三、北京传教士面向中欧的翻译活动

最近，吴蕙仪在有关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在华翻译活动的研究中强调，需要“重构翻译行为的过程，包括对译本有所影响的外部环境和偶然因素”。这极为重要。她提出如下问题：“译者是否独自在房间里翻译？是否有中国人从旁协助？”

[1] 《西河沿世业堂胡氏书铺书单》，in BAV, *Borgia cinese* 357.1, ms., 20 fols.; 参看：Nicolas Standaert, “Jean-François Foucquet’s Contribution,” pp.361—424.

[2] Nicolas Standaert, “Jean-François Foucquet’s Contribution,” pp.363—367.

[3] APF, SOCP vol. 61 (1777—1779), Antonio Maria Sacconi di Osimo to PF Secretary [Stefano Borgia], Quang-ping-fu, Pecheli, 9 September 1775, f. 356v

[1] APF, SOCP vol. 62 (1780—1781), Poirot to PF, 4 November 1778, 39r: “我花了一些功夫，把《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的满汉文本翻译了出来，并送了一份给他[贝尔坦]。”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贺清泰的译本，并指出他所使用的原文具体版本出自大内修书处。参看：Eugenio Menegon, “Kangxi and Tomás Pereira’s Beard An Account from Sublime Familiar Instructions, in Chinese and Manchu with Three European Versions.” *Chinese Heritage Quarterly*, 25, March 2011,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scholarship.php?searchterm=025\\_beard.inc&issue=025](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scholarship.php?searchterm=025_beard.inc&issue=025).

在翻阅中文植物志时，是否会去寻找实物进行比对？译本的目标读者又是谁？”<sup>[1]</sup> 吴蕙仪的著作分析了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前后接受的语言教育，并详细考察了殷弘绪（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的法文译作。她的研究极具启发性，在方法论上也有独到的见解。本文无意重复她复杂的论点，但会在必要时加以引用。与她的研究不同，下文将聚焦于北京（这也是笔者当前研究的重点），将其视为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发生地，并尝试将宫廷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与其翻译活动联系起来。<sup>[2]</sup>

#### 四、宫廷传教士的语言能力

要研究北京传教士的翻译活动，首先需要考察他们的语言能力。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简称 ARSI）中有一份未署名的拉丁文手稿，题为《对北京宫廷里的法国神父的评估》（*Judicium de PP Gallis in Palatio Pekini*，下文简称《评估》）。这份手稿写于18世纪20年代中后期，标题则是后来加上去的。借助这份文件，我们可以探讨传教士语言能力的问题。这份手稿列出了当时主要的宫廷传教士，其中不仅包括法国神父，还有一些隶属于葡萄牙耶稣会中国副省区的传教士（笔者已将这份手稿转录、翻译，见

[1] Wu Huiyi, *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Les jésuites traducteurs de textes chinois et le renouvellement des connaissances européennes sur la Chine (1687—ca. 1740)*, Paris: Honoré Champion, 2017, pp.52—53

[2] 殷弘绪在搬到北京前，曾在中国各省（尤其是江西省）生活。他在北堂度过了人生的最后22年（1719—1741）。

附录)。<sup>[1]</sup>

《评估》可能是中国传教团的一位长上为罗马的总会长写的，目的是评估传教团成员的各项能力，评估对象不仅包括宫廷传教士，也有在北京的其他耶稣会士。评估标准主要有三方面，分别是：（1）是否精于“宫廷事务”（经营朝中人脉，提供科学艺术方面的服务）；（2）当地天主教社区教牧工作的完成情况；（3）语言能力。本文着重关注第三方面<sup>[2]</sup>。《评估》中有不少条目下都醒目地将评估人的满文水平标注为“不懂满文”“已经学了一段时间满文”或“能读懂一定程度的满文”。相应的，他们的中文口语水平（官话或北京方言）则被标注为“有一定说汉语的天赋”“汉语说得还不错”或“没有汉语天赋”。以著名耶稣会科学家、钦天监监正戴进贤神父（Ignaz Kögler, 1680—1746）为例，评估写道：“他虽然学术天分极高，但却没有相应的汉语天赋。因为他不太会说汉语，而且有口吃，所以在没有助手和翻译的情况下，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只有一位耶稣会士被誉为语言天才，那就是巴多明：

巴多明神父非常机敏，能够灵活地处理[各项]事务。他的汉语和满语都说得极好。无论是皇帝、皇子还是各级官员都认识他，并对他心怀敬意和欣赏。

[1] 该文件现存于：ARSI, *Japonica Sinica* 184, f. 20r.。

[2] 高华士的相关研究还考察了在华传教士的语言干扰和混杂等问题。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传教士将自身的欧洲多语种背景带到了满汉语主导的语言环境中。见：Noël Golvers, “‘Sprach-Not’ as Part of the Existential Situation of European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7th—18th Cent.)” In Davor Antonucci & Pieter Ackerman eds., *Chinese Missionary Linguistic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7, pp.93—107.

我们的宗教事业在北京和广东取得的成果都应归功于巴神父。正是他的辛勤劳作、文章著述和宗教热忱，才让这一切得以实现。他被公认为在华传教团和欧洲人的支柱。去年，他花费大量精力写成多部满文著作，向满人宣扬[我们的]宗教，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前文提到的朝鲜使臣李器之曾于1720年见过名单中提到的几位传教士（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1730]、雷孝思 [Jean Baptiste Regis, 1663—1738] 和殷弘绪）。他的记录印证了《评估》中对传教士语言能力的评价。根据李的记载，他曾通过朝鲜译官与这几位传教士交谈，但很快感到沟通困难。他写道：“西洋人汉语甚龃龉，多未晓。”<sup>[1]</sup>当然，他所说的主要是汉语口语和口头交流的问题。吴蕙仪曾指出，传教士在来华的第一个百年里，编订了不少中文教材。这些教材大都侧重日常生活和教牧工作中用到的语言，其内容是非常实用的（包括生字表、词汇、语法和会话等）<sup>[2]</sup>。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前几代耶稣会士对儒家典籍同样抱有深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受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玛窦的影响，尤其是后者，影响更大。这些耶稣会士学习汉语是从熟读“四书”开始的；这也是当时中国学生典型的汉语学习模式。事实上，法国耶稣会学者马若瑟（Joseph Henry-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就曾批评过18世纪传教士学习中文的方法。他写道：“很多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最渴望拥有的就是一部字典，

[1] 李器之语。转引自：Wu Huiyi, *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pp.124—125.

[2] Wu Huiyi, *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pp.126—127

就好像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学习中文一样。相应地，他们花大量时间仔细抄写自己遇到的各种词汇。这些时间如果用来熟读和背诵‘四书’，会对他们更有帮助。”<sup>[1]</sup>

## 五、北京传教士翻译活动的演变：以法国耶稣会士为例

书面文本的翻译是另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有不少耶稣会士都曾尝试将中文典籍译成法文。他们的翻译活动非常复杂，历经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7世纪90年代到1700年，这时传教士开始研究与“中国礼仪之争”相关的重要概念；第二阶段是1700年到1707年，“圣座特使”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访华，引发激烈争辩；随后进入第三阶段，即1717年到1720年，法国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传教士开始翻译《易经》并出版大量相关著作。在这之后，直到18世纪末，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便主要集中于汉学、历史、经济、文学和科学领域，同时还避免翻译与神学和宗教直接相关的著作。<sup>[2]</sup>

上文所述的翻译和研究活动并不限于北京，因为也有一些法国耶稣会士驻在其他省份。实际上，对于索隐派传教士来说，

[1] Joseph Henri de Prémare, *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of Premare*, translated by J.G. Bridgman. Canton: The office of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p.vii; 参看：Knud Lundbae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70.

[2] Wu Huiyi, *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chapter 2, “Traduire a l’ age des controverses.”



北京的环境并不理想。在这里，他们的神学理念遭到质疑，白晋所倡导的《易经》研究也不大受欢迎。然而，由于在18世纪10年代康熙帝直接介入了耶稣会士与罗马教廷的神学讨论，北京仍不失为翻译和争论的中心之一。罗马教廷禁止中国礼仪的谕令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对，驻在各省的法国耶稣会士因此遭受苦难。但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学者，仍得以在一种类似“象牙塔”的环境下继续活动。他们借助丰富的藏书，大量出版中国哲学、儒学、满文语法、钱币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译作和研究。通过这些作品，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间接参与了欧洲本土有关基督宗教普世价值的讨论。他们的著作刺激了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之间的争论，导致启蒙思想家普遍反对教会。这一结果显然是耶稣会士们始料不及的。1735年，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在巴黎出版《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标志着法国传教士的翻译活动达到顶峰。《全志》收录了不少北京神父的译作，有的地方可以看出编得很匆忙。<sup>[1]</sup>

1720年后，随着嘉乐使团的失败，中国礼仪问题变得不再那么重要。1722年，康熙帝驾崩，雍正帝（1678—1735；1722—1735在位）采取新措施。先于1724年下令禁教，并将大部分驻在各省的传教士流放到广东，紧接着又于1732年将

[1] Wu Huiyi, *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chapter 3, “La traduction comme refutation”. 有关《全志》对这场争论的潜在影响，参看：Isabelle Landry-Deron,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 特别是书中有关法国耶稣会士汉籍翻译的章节，其内容具有开拓性意义。

他们驱逐到澳门。随后，教宗在1742年下令禁止讨论中国礼仪，这使得传教士翻译活动的历史语境发生改变。北京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在有争议的宗教议题上保持沉默，因此转向研究和翻译科学、历史学以及民族学方面的著作。这与当时欧洲世俗学者的学术兴趣（年代学、宗教学以及对一切中国器物的追捧，这些器物的风格后来被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不谋而合；与欧洲学界对医学、植物学、矿物学和化学等实用领域的关注也相当一致。和之前一样，这些汉籍翻译活动又是在“象牙塔”中进行的。在相对冷清的北京会院中，传教士们足不出户，仅靠院内所藏的中文、满文和西文书来做研究。因为这时他们已经无法公开游历各省，进行实地考察了。<sup>[1]</sup>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雷孝思、马若瑟、冯秉正 [J. F. M. A. de Moyriac de Mailla, 1669—1748]、孙璋 [Alexandre de la Charme, 1695—1767]、宋君荣和钱德明等）写下许多著作，讲述18世纪20年代末到60年代末的中国历史。其中不少是未刊手稿，但也有几部最终得以出版，并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界广泛传播。这些著作，有的是被收录在杜赫德的《全志》中，有的则出版单行本。比如冯秉正对满汉文版《通鉴纲目》的翻译，这部大型译作（共13卷）完成于18世纪40年代，但直到18世纪70年代（1777—1785）才以

[1] Wu Huiyi, *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chapter 4, “Curiosité et utilité: Traduire les animaux, les plantes, les minéraux et les ‘arts’”. 传教士对中国历史著作的翻译，大多以明代和清初编纂的纲鉴体史书为底本。相关研究参看：Nicolas Standaert, “Jesuit Account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and Their Chinese Sources,” i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5, 2012, pp.11—88；Nicolas Standaert, *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 Chinese and European Stories about Emperor Ku and His Concubines*, Leiden: Brill, 2016。

《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为题出版面世。<sup>[1]</sup>

我们现在回到吴蕙仪提出的问题：“译者是否独自在房间里翻译？是否有中国人从旁协助？在翻阅中文植物志时，是否会去寻找实物进行比对？译本的目标读者又是谁？”近几十年的相关研究，已经揭示了耶稣会士的译作在欧洲有哪些目标读者以及意料之外的读者；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对当时文化交流内容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传教士的汉籍翻译活动（即前文所说“象牙塔式”或“书斋式”的翻译活动），而不是他们的实验科学。不过，我们目前仍对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之间的合作所知甚少，尤其是北京的耶稣会士。那么，译者究竟是不是独自在房间里翻译呢？我们知道，在传教士的翻译过程中，经常有满汉学者为他们解答各种具体问题，并为他们推荐书籍。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学者是谁，只有少数例外。进一步研究或许能找到更多相关信息，但可能性不大。<sup>[2]</sup>

[1] Nicolas Standaert, *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 "Jesuit Account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pp.116—163. 参看：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 d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et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 Paris: P.G Lemercier, 1735; Joseph-Marie-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 ... Rédigé par M. l'abbé Grosier, 13 vols.*, Paris, 1777—1785.

[2] 例如，最近相关研究揭示了耶稣会士钱德明与奉恩将军弘旿（1743—1811）的特殊友谊，以及二人在北京的学术往来。参看：Statman Alexander, "A Forgotten Friendship: How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a Manchu Prince Studied Electricity and Ballooning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Beijing," i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46, 2017, pp.119—212.

## 六、传信部传教士在北京：另一种语境下的翻译活动

上文借助前人研究，回顾了北京耶稣会士在翻译方面的成就，重点呈现法国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但没有论及葡萄牙耶稣会中国副省区的传教士。对于后者，还应另作专文讨论。本节将集中探讨一个具体个案，该个案是笔者近期研读北京传信部传教士相关档案资料的成果。这批资料体量很大，目前存于罗马万民福音部档案馆（Archives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Peoples，下文简称“传信部档案”）。

首先，大体上说，法国耶稣会士从事翻译大多是为了出版。然而，还有许多18世纪的传教士，他们的译作只留下手稿，散布在欧洲各地的档案馆中。这些译文之所以没有出版，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译者找不到编辑或者出版商。事实上，这些译文大多并不以出版为目的，而是为了向教廷报告中国时事，解释有关中国礼仪的问题；或者是方便教廷审查汉语宗教文本，还有的是为了给准备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提供学习材料。

传信部档案中就有不少资料是以中文写成，并配有意大利语译文。<sup>[1]</sup> 罗马的其他档案馆中也存有类似的资料，不少与传信部在华传教团有关，也与本文主题关系密切。如前文所述，这些资料并不以出版为目的，而是作为“情报”和内部报告提交给教廷的。传信部传教士分散在清帝国各地的传教团中，常驻北京的人数并不多，却很有影响力。总体来说，这些传教士

[1] 伍尔班大学汉学研究中心正在筹备出版一部附带注解的传信部中文档案资料目录。该目录由杜鼎克（Adrian Dudink）整理编订，马诺（Emanuele Raini）和赵宏涛负责编辑。笔者将撰写导言，介绍这批档案的历史。

重视中文的实用性。他们会学说北京方言，以便在宫里讲道或者担任匠师。但是，他们中极少有人对汉语书面语言的掌握能达到耶稣会士的水平。

不过，那永福（Josef Maria Pruggmayr da S. Teresa, 1713—1791）是个例外。那永福来自波西米亚，是跣足加尔默罗会的神父。他被传信部派遣来华传教，在清代北京生活了40多年，在传信部档案中留下许多书信和报告。<sup>[1]</sup>那永福平时住在北京城外的小村庄海淀，靠近圆明园——那是乾隆帝的主要居所，他每年有9个月都住在园内。那永福在宫里教过一段时间音乐，不过，他漫长的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北京城及其周边地区从事教牧工作。他曾是传信部在北京的教务副代办，且精通北京方言。下文将简要探讨那永福在北京完成的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都与传教士汉籍翻译活动有关。首先是他在18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编订的大型意汉词典（对开本，548页，下文简称“那永福词典”）。这本词典是专为罗马传信部图书馆编的，现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sup>[2]</sup>另一部是宗教哲学著作《性理真诠》的拉丁文节译本。该书原作由法国耶稣会士孙璋以中文撰写，共6卷，1753年在北堂出版。

前文提到，马若瑟曾批评传教士借助实用型工具书学习汉语口语的传统。那永福词典便继承了这一传统。词典的编纂工作可能开始于1767年。到1770年，大部分词条就已经编

[1] 有关那永福的研究，见：Fortunato Margiotti, “La Confraternita del Carmine in Cina (1728—1838),” in *Ephemerides Carmeliticae*, 14, 1963, pp.91—154. Óscar Ignacio Ahedo Aparicio, “Un carmelita descalzo misionero en China (1745—1791) [Josef Maria Pruggmayr a Sancta Theresia],” *Anuario de Historia de la Iglesia* 27, 2018, pp.351—376.

[2] BAV, *Borgia cinese* 407

写完成了。然而，直到1784年这部词典才最终修订完稿，寄往罗马<sup>[1]</sup>。所以，那永福可能总共花了17年来编订和誊抄这部词典，供后来的北京传教士们使用。他至少誊抄了两版。其中较好的一版，最终在18世纪80年代末送到罗马传信部，成为传信部图书馆的藏书，现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这一版词典中包含了55000个意大利语词条，每页约50个，分两栏排列。这些词条选自著名的意大利语词典《秕糠学会词典》（*Vocabolario degli Accademici della Crusca*；可能是1729到1738年间在佛罗伦萨出版的第4次增订版，共6卷；初版于1612年在威尼斯印行）。每个意大利语单词后面都给出对应的中文表达，以北方官话的罗马拼音写成（没有任何汉字），并标注五声。一般还附有意大利语和汉语罗马拼音写成的完整例句，以说明词语的用法。词典没有标题页，只有一篇两页长的“前言”，题为《给想要借助这部词典学习官话的读者的说明》（*Avvertimenti agli Studenti della Lingua Mandarina, che vorranno impararla su questo Vocabolario*，下文简称《说明》），可以看出是那永福的笔迹，但没有署名，也没有注明日期。在这篇《说明》中，那永福解释了汉语的五种声调（*accento/tuono*），以及这些声调在词典中是怎样标注的。他接着讲解了北京和北方官话的发音（*parti boreali*），并提醒读者词典中的汉语罗马拼音是以意大利语发音为基础的。他还为法国和葡萄牙的读者提供建议，教他们如何按照意大利语的语音系统来发音。《说明》最后指出，词典中的意大利语同义词之间采用相

[1] APF, SOCP, vol. 56 (1770—1771), f. 34v; APF, *Procura Cina*, box 17, Pruggmayr to Procurator Emiliano Palladini, 3 August 1770, f. 2v; APF, SOCP, vol. 64 (1785—1786), f. 511r.

互参照的机制，以避免中文翻译重复。<sup>[1]</sup>

那永福在寄往罗马的信函中将这部词典称为“*Calepino Italiano Cinese*”（《意汉词汇》）<sup>[2]</sup>，并将其视为得意之作。他花了将近20年来编写这部词典，期间还为此与澳门的上级发生争论，因为后者认为没有必要编这么一部词典（尤其是远东教务代办帕拉迪尼 [Emiliano Palladini 1733—1793]，他对

[1] 那永福在这篇前言中写道：“由于这是一部意汉词典，而且是专为意大利传教士编写的，所以我认为必须以意大利语的拼写方式来写中文词汇。因此，意大利人在诵读词典中的中文词语时，也必须使用意大利语的发音方式，就像他们在朗读意大利语书中的单词一样。”（“Questo vocabolario essendo Italiano-Cinese e propriamente composto per i missionari italiani, ho stimato di dover parimente servirmi della ortografia italiana, per scrivere le parole cinesi; onde l’Italiano leggendo le parole cinesi scritte in questo vocabolario, deve leggere, e pronunciarle, come leggendo un libro italiano, pronunciarebbe simili parole italiane.”）以词典中的一个词条为例：“Abbadessa: sieü taó niù hoéi cjàm.”（即“xiūdào nǚ huìzhǎng”，修道女会长）。很显然，那永福所使用的拼音系统与当代汉语拼音系统在注音方式上有很大差别。

[2] APF, SOCP, vol. 63 (1782—1784), f. 224v. “Calepino”一词，在意大利语中指任何词典或词汇书。它源自意大利词典编纂家安布罗斯·卡佩皮奥（Ambrogio Calepino, 1440—1510）的名字。卡佩皮奥于1502年出版了欧洲史上最著名、重印次数最多的拉丁文词典。那永福从北京写给传信部的许多书信中，都特别谈到自己的意汉词典。例如，在一封1718年9月17日写于北京的信中，他写道：“今年，我终于完成了意汉词典，这花费了整整13年工夫。”（“avendo in questo anno, con lavoro di 13 anni, finalmente finito il Vocabulario Italiano-Cinese,” 见：APF, SOCP vol. 62 [1780—1781], f. 646.）1784年10月23日，他又在给传信部部长枢机的信中说：“我从未向圣部 [传信部] 提及过出版这部词典的想法。……这部词典印出来该有多么庞大，现在光是手稿都已经写了三大本，还是只使用欧洲文字的情况下。为了编成这部词典，我花费了13年以上的时间。它收录了最新版《秕糠学会词典》中的所有动词，还有很多其他词汇，解释了这些词汇的各种意思，并提供了例句和固定表达。”（“mai ho scritto niente all Sacra Congregazione per la stampa di tal Vocabulario ... quanto voluminoso riuscirebbe questo Calepino che scritto con sole lettere europee fa tre grandi volumi? ... In questo mio Vocabulario, in cui ho lavorato da 13 più anni, sono tutti i Verbi Italiani, e molti altri vocaboli dell’ultima Crusca, con tutti i loro diversi significati con varie frasi, e modi diversi di dire...” 见：APF, SOCP, vol. 64 [1785—1786], f. 499v.）

词典的实用性持怀疑态度)。借助那永福的书信，我们可以从物质史的角度细致考察这份词典抄本的成书过程，以此说明翻译并不是仅仅依靠译者的头脑就可以完成的。根据信中记录，那永福曾请求教务代办帮忙向广东外商采购优质的欧洲纸张，以便为罗马的图书馆誊写词典。他在信中解释道，这是因为“中国的纸张很薄。而且词典使用频率高，因此要用厚实耐用的纸张来誊写。否则就很容易损坏”。那永福还要求购买欧洲墨水，因为他觉得中国墨的颜色不够深。他请求代办为其报销花费；但同时也表示，如果报销不成，自己愿意承担这笔费用：“这都是为了圣部和全体传教士的共同利益。”<sup>[1]</sup> 现存抄本的确使用了厚实的欧洲纸张，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纸上笔迹整齐，墨色清晰，且为黑色。因此，笔者猜测应该使用的是中国墨（由动物胶和煤灰制成），而非欧洲墨水（18世纪的欧洲铁胆墨水酸性很高，时间久了墨迹颜色往往偏红，有时还会腐蚀纸张表面）。

从那永福词典的流通史（笔者另有专文详述）<sup>[2]</sup>，可以看出它在当时的欧洲人眼中有多么珍贵。1790年，也就是那永福过世的前一年，他终于将词典的抄本寄到了澳门传信部教务代办马尔克尼（Giovanni Battista Marchini, 1757—1823）手

[1] APF, *Procura Cina*, box 17, Giuseppe Maria a Sancta Theresia Pruggmayr to Emiliano Palladini, 3 August 1770 (received October 28, 1770), f. 2v

[2] Eugenio Menegon, “Shady dealers, Deceptive Linguists, and Industrious Missionaries: The Incredible Journey of a Manuscript Vocabulary between Beijing and Rome, 1760s—1820s,” in Michela Bussotti, François Lachaud and Makino Motonori eds., *Empires et Interprètes. Maîtriser les langues, apprivoiser le monde: dictionnaires et outils multilingues d’Asie orientale-Interpreting Empires. Mastering Languages, Taming the World: Dictionaries and Multilingual Lexicons in East Asia*, Tokyo-Paris: Toyo Bunko &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Forthcoming

中。1791年，这份抄本被送到罗马传信部图书馆。然而，它并没有在这里存放很久。1792年春，即将担任马戛尔尼使团副使的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来到意大利，在那不勒斯中华书院聘得几位中国神父担任使团译员和汉语教师。途经罗马时，斯当东与传信部部长安东内里枢机（Leonardo Antonelli, 1730—1811）见面，并参观了传信部图书馆。安东内里向他展示了几部传教士编写的手抄本中文词典，其中就包括那永福的那一本。斯当东请求借走这些词典，供使团访华时使用。就这样，1793年那永福词典又经过英国回到了中国（甚至可能回到了北京）。斯当东的幼子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很可能也使用过这部词典。他曾在使团译员——尤其是李自标（1760—1828）的指导下学说汉语。李是使团中最出色的译员和向导，一路陪同使团到达北京。<sup>[1]</sup>小斯当东在承德觐见乾隆帝时，直接用汉语与其对话，并以此闻名。后来，他成为英国最早的汉学家和中国通之一，曾于1810年将《大清律例》译成英文（1812年他的译本又被转译成意大利语）。<sup>[2]</sup>马戛尔尼使团返回英国

[1] 有关李自标作为使团译员的活动，参看：Michele Fatica, “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à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 (1792—1793),” in S. M. Carletti, M. Sacchetti, e P. Santangelo eds.,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vol. 2,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 pp.525—565; Henrietta Harrison, “A Faithful Interpreter? Li Zibiao and the 1793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1, 5, 2019, pp.1076—1091.

[2] Michele Fatica, “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pp.525—565. 有关斯当东《大清律例》英译本（1810）及意大利语转译本（1812），参看：Guido Abbattista, “Chinese Law and Justice: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 and the European Discourses on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Guido Abbattista ed., *Law, Justice and Codification in Qing China. European and*

后，如约将词典送还给罗马的安东内里枢机。又过了几年，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占领罗马，传信部遭到洗劫。那永福词典和许多其他珍贵手稿一起流落到私人收藏家手中，直到1811年，才最终被汉学家、词典编纂家蒙突奇（又译孟督及，Antonio Montucci, 1762—1829）在柏林买下。1825年，蒙突奇在意大利退休后又将所有藏书卖给了教廷。就这样，那永福词典历经两次中欧往返，又回到最初的目的地，直到今天仍然保存在那里。自1811年被蒙突奇买下后，词典再次出现是在波吉亚博物馆（Borgiano Museum）的馆藏目录中。该馆记录显示，传信部神父拉斐尔·乌皮埃尔（Raffaele Umpierres, 1788—?）曾在19世纪30年代借阅此书。乌皮埃尔曾在澳门任教务代办，后来成为罗马传信部传信学院的首位中文教师。笔者在传信部档案中见到另一部题为“意汉词典”（Dizionario Italiano e Cinese）的匿名手抄本（对开本，170页），似乎是那永福词典的缩写版，写于19世纪初，很可能是乌皮埃尔和他课上学生的手笔。<sup>[1]</sup>

18世纪70年代，那永福还不太情愿地接受了另一项任务，并因此耽误了编写词典的进度，那就是将耶稣会士孙璋的《性理真诠》译成拉丁文。孙璋来自法国，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1729—1769）。1753年，他在北京出版《性理真诠》，全书共6卷（该书在1750年出版过一个中文缩略本，1757年译成满文），沿用利玛窦《天主实义》的模式，尝试批判宋明理

*Chinese Perspective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Law*, Trieste: EUT-Edizioni Università di Trieste, 2017, pp.1—138.

[1] APF, SC, *Cina&Regni Adiacenti*, Miscellanea vol. 15. 这份手稿中有一些内容与那永福词典抄本重合，包括那永福撰写的《说明》。

学中的哲学概念，并说明天主教与宋代以前的早期儒家思想之间存在共通之处。《性理真诠》出版几年后，引起传信部当局的注意，指示下属的在华传教士审查该书内容是否符合天主教教义。1769年，澳门传信部教务代办帕拉迪尼要求那永福设法获得该书，并将整本书翻译成拉丁文。这是因为传信部在北京的传教士中，只有那永福能够熟练阅读文言文。那永福克服困难，从北堂的法国耶稣会士那里取得一套《性理真诠》，并寄到澳门。<sup>[1]</sup>但他拒绝翻译整本书，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相反，他提出只要翻译其中一卷就够了。那永福在1771年写给帕拉迪尼的信中说道：

现在，我必须提醒尊敬的神父阁下，这套遭到圣部[传信部]谴责的书共有6卷。其中前5卷集中批判近世中国文人<sup>[2]</sup>，并借助早期经典[儒家典籍]来指出他们学说中的错误之处。这5卷中并没有提到天主教，也没有提到上帝。因此，不可能包含指控中所提到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应该集中于第6卷。这一卷讨论的是我们在中国宣扬的上帝圣法。因此，我只翻译了第6卷，也只有这一卷值得我们批判。另外5卷完全是在

[1] 这可能就是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中收藏的那一部(BAV, *Borgia cinese* 362)。该版本于1753年在西安门附近的首善堂印制。这里的首善堂即皇城内的北堂，参看：Paul Pelliot,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A Posthumous Work by Paul Pelliot-Revised by Takata Tokio*. Édité by Tokio Takata. Reference Series 1, Kyoto: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Scuola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 1995, p.37.

[2] 此处原文为“modern Chinese literati”，主要指的是宋明理学家。因为原文是原始史料，所以照字面直译。——译者注

处理中国哲学的问题，与[罗马方面]提出的[有关教义的]批评并无关联。所以，我没有翻译这5卷。这几卷只涉及中国哲学，即使翻译成拉丁文，欧洲哲学家们也很难读懂。而且，真要把这5卷全都译出来，至少也需要两到三年时间。<sup>[1]</sup>

恼怒的那永福把节译本的原件寄给帕拉迪尼，只留下部分草稿。他警告帕拉迪尼，如果包裹寄丢便再也无法补救了。到目前为止，笔者还没能找到这个译本。不过无论如何，通过那永福的著译活动，可以简要呈现北京传教士可能产生的翻译成果。那永福的个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考察另一种注重汉语口语的翻译模式，与耶稣会士更为学术化的翻译方法形成对照：前者在需要实地宣教的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以外的传教士中极为普遍；而后者则注重研读典籍，以满汉双语写作，并将满汉文著作翻译成法语。借助那永福的通信，我们得以从一位非耶稣会传教士的视角出发，以微观史的方式，深入了解传教士群体内部的翻译政治。不过要说明的是，虽然那永福拥有的资源比耶稣会士少得多，但他也受益于传信部北京传教团为数不多的中西文藏书（很显然其中包括《秕糠学会词典》），且得益于北京活跃的书市，以及从北京一路延伸到罗马的学术网络。

[1] APF, *Procura Cina*, Box 17, Giuseppe Maria a Sancta Theresia Pruggmayr in Beijing to Emiliano Palladini, 2 October 1771, f. 1v

## 七、结论

本文以教禁时期（1724—1848）的北京为中心，初步探讨了这一时期北京传教士的藏书流通情况，以及他们研习各类著作、开展翻译活动的过程。借助已出版和未刊的档案材料，本文不但关注较知名的耶稣会传教团，还论及相对规模较小且鲜为人知的传信部传教团——该传教团由教廷当局设立，从18世纪10年代起在北京活动。

在本文中，笔者借助高华士、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蓝莉（Isabelle Landry-Deron）和吴蕙仪等学者有关清代在华传教士藏书、书籍流通和翻译活动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一步从多个方面探讨了清代北京传教士翻译活动的“物质性”。通过研究像那永福这样不知名的历史人物以及他所处的关系网络，我们得以了解传教士翻译活动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包括查阅中西文藏书、获取必需的书写用品以及资金支持。分析这些物质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清代北京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及其历史脉络，而不再局限于当前对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的认识。

近期有关清代多语现象的研究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清帝国幅员辽阔，语言众多，需要翻译和印行汉语、满语、蒙语、藏语和维吾尔语等各种语言的书刊。如今，清代翻译研究的兴起，让我们能够分析清廷赞助下的翻译活动与同时期在华欧洲人的翻译活动如何在北京产生交集。西方传教士不仅通晓汉语，还向欧洲输送了有关满语、蒙语和藏语的知识。我们知道，耶稣会士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他们不但开创了欧洲汉学，还是满语和中亚研究的开拓者。以上文提到的孙

璋为例，他曾在1758到1767年间编订了一部法、汉、蒙、满四语词典，这部词典至今仍存于北京。<sup>[1]</sup>

本文将翻译视为18世纪在京欧洲人和传教士生活中的日常活动和重要文化元素。通过探讨他们的翻译活动，笔者希望能够展现清代宫廷里欧洲人关系网络中出人意料的面貌。不过，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在京欧洲人的社交、物质和思想活动并不局限在皇宫内部，而是遍布整个北京城，深入到北京的多民族社会和中国士人圈子之中；同时也连接着那些有兴趣通过翻译将中国展现给同时代人的欧洲学者群体。

[1] 参见：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NLC, de la Charme 1758—1767.

## 附录

### 《对北京宫廷里的法国神父的评估》

“Iudicium de PP Gallis in Palatio Pekini”, ARSI, *Japonica Sinica* 184, f. 20r.

这份文件的作者可能是北京传教团的一位长上，写作日期在1722年到1732年间。通过手稿在整本档案中的位置，以及文中所列耶稣会士的活动年代，可以推断这份文件应该写于18世纪20年代中后期。例如：这份手稿提到白晋还在世，而他去世的时间是1730年；手稿还提到广东仍有公开活动的天主教群体，这说明其写作年代应该早于1732年，因为那一年雍正帝将广东的传教士全部驱逐到了澳门。手稿的标题为《对北京宫廷里的法国神父的评估》，这是文书管理人员后来加上去的。事实上，这个标题并不能反映手稿的全部内容。因为手稿中列出的名单里，除几位法国传教士以外，还包含了一些葡萄牙耶稣会中国副省区的神父。笔者现将这份拉丁文手稿全文转录并翻译如下（仅作微调，以便阅读）。波士顿学院耶稣会资料馆的克劳德·帕维尔教授（Prof. Claude Pavur SJ）修正了下文中的几处语言问题；吴蕙仪博士分享了有关这一历史时期的知识和相关史料信息，并为笔者提供了建议，特此致谢。

## 1. 拉丁文本

Iudicium de PP. Gallis in Palatio Pekini

- PP. Dentrecolles et de Rezende** nullum palatii rerum usum habent, cum Imperatoris servitio non sint additi, adjuvandis christianis utiliter et sancte incumbent. Huic operae et nos Sacerdotes incumbimus quantum patiuntur palatii negotia.
- PP. Suarez et Bouvet** rebus gestis illustres, nunc senectute fructi nihil firme possunt in palatio.
- FF. Coadjutorum** operas in palatio vix religioni [sic] prodest, nisi habeant sacerdotem industrium interpretem.
- P. Jacques** parum adhuc in palatio cognitus; modicas admodum habet corporis vires. Nihil scit Tartarice, habitus mathematicus.
- P. Andreas Pereyra** parum adhuc in palatio cognitus, nihil scit Tartarice, habitus mathematicus.
- P. Gaubil** parum adhuc in palatio cognitus; ab aliquo tempore Tartaricae studet linguae; habitus mathematicus.
- P. Fredelj.** [sic] Nihil scit Tartarice, Sinice loquendi facilitate modica donatus, per se parum in palatio potest.
- P. Selavisek** [sic] Sinice sat bene loquitur, est musicus et mathematicus habitus, parum adhuc in palatio cognitus. Modicas habet corporis vires.
- P. Kegler** [sic] est Tribun. Mathematici praeses. In palatio



cognitus quidem, sed quia ejus praeclare dotes in Sinicas dotes nondum fuere transformatae, quia parvam Sinice loquendi facilitatem est adeptus, quia habet linguam in sermone impeditam, parum potest nisi habeat adiutorem et interpretem. Cum factus est mandarinus; jussu Imperatoris datus est pro hoc negotio tractando adjutor et interpres P. Parennin.

**P. Regis** parva loquendi Sinice facilitate donatus. Vires corporis nullas fere habet, nihil firme nunc potest in palatio.

**P. de Mailla** Sinice facile loquitur; Tartarice intelligit satis, palatii rerum usum habet non contemnendum in palatio sat cognitus.

**P. Parennin** in negotiis tractandi dexteritatem miram, in loquendo Sinice et Tartarice facilitatem habet incredibilem. Imperatori, regulis, mandarinis cognitus, dilectus est et estimatus. Quas Pekini et Cantone relligio [sic] habet relliquias [sic], eae P. Parennin labori, scriptis et zelo dedentur. Uno omnium ore habetur hic Europaeorum et missionis columen. Ab uno imprimis anno multa Tartarice pro Tartaris de relligione [sic] scribit, idque magno cum fructu.

## 2. 译文

对北京宫廷里的法国神父的评估

[实际上还包含葡萄牙耶稣会中国副省区的传教士]

殷弘绪和高嘉乐 (Fr. Charles de Rezende, 1664—1746) 二

位神父没有参与宫廷事务。他们因为不用侍奉皇帝，便专注有效地以神圣的方式为教友提供帮助。我们[其他]神父在处理宫廷事务之余，只要时间允许，也会参与这项工作。

苏霖 (Fr. Joseph Suarez, 1656—1736) 和白晋二位神父以[过去的]成就闻名于世。但是他们现在年事已高，因此无法长时间在宫里工作。

辅理修士弟兄 (Brothers Coadjutors) 在宫里的工作对我们的宗教事业毫无帮助，除非有位精力旺盛的神父给他们当翻译。

雅嘉禄神父 (Fr. Charles-Jean-Baptist Jacques, 1688—1728) 在宫里没什么名气。他的身体状况一般，不懂满文。他是一名数学家。

徐懋德神父 (Fr. André Pereyra, 1689—1743) 在宫里没什么名气。他不懂满文，是一名数学家。

宋君荣神父在宫里没什么名气，他已经学了一段时间满文，是一名数学家。

费隐神父 (Xavier-Ehrenbert Fridelli, 1673—1743) 不懂满文。他有一定说汉语的天赋，[但是]他在宫里只靠自己难有作为。

严嘉乐神父 (Karel Slavicek, 1678—1735) 汉语说得不错。他是音乐家兼数学家，目前在宫里没什么名气。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戴进贤神父是钦天监监正。他在宫里小有名气。不过他虽然学术天分极高，但却没有相应的汉语天赋。因为他不太会说汉语，而且有口吃。所以，在没有助手和翻译的情况下，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他成为监正后，巴多明神父受命担任他的助手和翻译，协助他处理公务。

雷孝思神父没有说汉语的天赋。他现在身体很不好，在宫里无法完成任何重要工作。

冯秉正神父的汉语说得非常流利，并能读懂一定程度的满文。他对宫廷事务的熟悉程度不容小觑。他在宫里有一定名气。

巴多明神父非常机敏，能够灵活地处理[各项]事务。他的汉语和满语都说得极好。无论皇帝、皇子还是各级官员都认识他，并对他心怀敬意和欣赏。我们的宗教事业在北京和广东取得的成果，都应归功于巴神父。正是他的辛勤劳作、文章著述和宗教热忱，才让这一切得以实现。他被公认为在华传教团和欧洲人的支柱。去年，他花费大量精力写成多部满文著作，向满人宣扬[我们的]宗教，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参考文献

### 1. 引用档案缩写表

APF : *Archives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Peoples, or de Propaganda Fide*, Vatican City.

■ *Series SOCP : Scritture originali della Congregazione Particolare dell'Indie Orientali e Cina.*

■ *Series SC : Scritture riferite nei Congressi, Cina & Regni Adiacenti.*

■ *Series Procura Cina* : in Macao, Canton & Hong Kong.

ARSI : *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Roman Archive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Rome.

■ *Series Japonica Sinica.*

BAV : *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 Vatican City.

■ *Collection Borgia cinese.*

■ *Collection Borgia latino.*

NLC : 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

■ Alexandre de la Charme, *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Mongol-Mandchou*, 四卷本，1758—1767 善本特藏部（北堂藏书）。

■ 书目信息 : Ad Dudink & Nicolas Standaert eds.,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 ( CCT-Database ) ( [http : //www.arts.kuleuven.be/sinology/cct](http://www.arts.kuleuven.be/sinology/cct) ) .

[http : //heron-net.be/pa\\_cct/index.php/Detail/objects/14263](http://heron-net.be/pa_cct/index.php/Detail/objects/14263).

■参看：“法语—汉语—蒙古语—满语四体合璧词典”，国图空间—图书收藏—名著要籍：[http://www.nlc.cn/newgtkj/tssc/mzyj/201703/t20170309\\_142545.htm](http://www.nlc.cn/newgtkj/tssc/mzyj/201703/t20170309_142545.htm)。

## 2. 专著与论文

侯仁之、岳升阳：《北京宣南历史地图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

Abbattista, Guido, “Chinese Law and Justice: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 and the European Discourses on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in Guido Abbattista ed., *Law, Justice and Codification in Qing China. Europea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Essays in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Law*, Trieste: EUT—Edizioni Università di Trieste, 2017, pp.1—138.

Aparicio Ahedo, Óscar Ignacio, “Un carmelita descalzo misionero en China (1745—1791) [Josef Maria Pruggmayr a Sancta Theresia],” *Anuario de Historia de la Iglesia* 27, 2018, pp.351—376.

Dehergne, Joseph, “La mission de Pékin à la veille de la condamnation des rites,” in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9, 2, 1953, pp.91—108.

Dehergne, Joseph, “La mission de Pékin vers 1700. Étude de géographie missionnaire,” in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2, 1953, pp.314—338.

Dehergne, Joseph, “La mission de Pékin vers 1700. Addenda,”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4, 1955, pp.291—294.

Dehergne, Joseph, “Les biens de la maison française de Pékin en

1776—1778,” *Monumenta Serica*, 20, 1961, pp.246—265.

Dehergne, Joseph, “La bibliothèque des Jésuites français de Pékin au premier tiers du XVIIIe siècle,” in *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56, 1, 1969, pp.125—150.

Dehergne, Joseph,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a-Paris: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73.

Du Halde, Jean-Baptist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 des cartes géné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de la carte générale & des cartes particulières du Thibet, & de la Corée, & ornée d'un grand nombre de figures et de vignettes gravées en taille-douce*, Paris: P.G. Lemercier, 1735.

Dudink, Ad., “The Chinese Christian Books of the Former Beitang Library,” in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26, 2004, pp.46—59.

Fatica, Michele, “Gli alunni del Collegium Sinicum di Napoli, la missione Macartney presso l'Imperatore Qianlong e la richiesta di libertà di culto per i cristiani cinesi (1792—1793),” in S. M. Carletti, M. Sacchetti, e P. Santangelo eds., *Studi in onore di Lionello Lanciotti vol.2*,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 pp.525—565.

Gabbiani, Luca, *Pékin à l'ombre du Mandat Céleste. Vie quotidienne et gouvernement urbain sous la dynastie Qing (1644—1911)*,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EHESS, 2011.

Golvers, Noël, “‘Bibliotheca in Cubiculo’: The ‘personal’ Library of Western Books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 SJ

- in Peking (Beitang, 1720) and the Intertextual Situation of a Jesuit Scholar in China,” in *Monumenta Serica*, 58, 2010, pp.249—280.
- Golvers, Noël, *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1650—ca.1750)*, Leuven :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2—2015.
- Golvers, Noël, “‘Sprach-Not’ as Part of the Existential Situation of European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7th—18th Cent.).” In Davor Antonucci&Pieter Ackerman eds., *Chinese Missionary Linguistics*,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7, pp.93—107.
- Golvers, Noël, “Western Books for China: How Did the Jesuits in the China Mission (17th and 18th Century) Acquire Their Books, and What Was the Role of Their ‘Book Agents’ in Europe,” in Li Wenchao ed., *Leibniz and the European Encounter with China : 300 Years of “Discours sur la Théo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 Stuttgart : Franz Steiner Verlag, 2017, pp.147—166.
- Harrison, Henrietta, “A Faithful Interpreter? Li Zibiao and the 1793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41, 5, 2019, pp.1076—1091.
- Landry-Deron, Isabelle, *La preuve par la Chine. La “Description” de J.B. du Halde, jésuite, 1735*, Paris :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02.
- Lim, Jongtae, “‘Postponed Reciprocity’ : How Did a Korean Traveler Portray His Encounter with the Westerner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eijing ? ” in *Horizons. Seoul Journal of Humanities*, 1, 2, 2010, pp.175—193.
- Lundbaek, Knud,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Margiotti, Fortunato, “La Confraternita del Carmine in Cina (1728—1838),” in *Ephemerides Carmeliticae*, 14, 1963, pp.91—154.
- Menegon, Eugenio, “Kangxi and Tomás Pereira’s Beard. An Account from Sublime Familiar Instructions”, in *Chinese and Manchu with Three European Versions. Chinese Heritage Quarterly*, 25, March 2011, [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scholarship.php?searchterm=025\\_beard.inc&issue=025](http://www.chinaheritagequarterly.org/scholarship.php?searchterm=025_beard.inc&issue=025).
- Menegon, Eugenio, “Revisiting the Four Churches : Urban and Suburban Life and Networks of European Missionaries and Christian Converts in Qing Beijing,” in Daniel Greenberg and Yoko Hara eds., *From Rome to Beijing : Sacred Spaces in Dialogue*, Leiden : Brill. Forthcoming.
- Menegon, Eugenio, “Shady dealers, Deceptive Linguists, and Industrious Missionaries : The Incredible Journey of a Manuscript Vocabulary between Beijing and Rome, 1760s—1820s,” in Michela Bussotti, François Lachaud and Makino Motonori eds., *Empires et Interprètes. Maîtriser les langues, apprivoiser le monde : dictionnaires et outils multilingues d’Asie orientale-Interpreting Empires. Mastering Languages, Taming the World : Dictionaries and Multilingual Lexicons in East Asia*, Tokyo-Paris : Toyo Bunko &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Forthcoming.
- Moyriac de Mailla, Joseph-Marie-Anne de., *Histoire générale de*

-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s du Tong-Kien-Kang-Mou ... Rédigé par M. l'abbé Grosier*, 13 vols., Paris, 1777—1785.
- Pelliot, Paul, *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rimés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Vaticane-A Posthumous Work by Paul Pelliot-Revised by Takata Tokio. Édité by Tokio Takata. Reference Series 1*, Kyoto : Istituto Italiano di Cultura—Scuola di Studi sull' Asia Orientale, 1995.
- Pfister, Louis,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2 vols., Shanghai :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 Prémare, Joseph Henri de, *The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of Premare*, translated by J.G. Bridgman. Canton : The office of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Philadelphi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 Standaert, Nicolas, "Jesuit Account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hronology and Their Chinese Sources," i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35, 2012, pp.11—88.
- Standaert, Nicolas, "Jean-François Foucquet's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Book Collections in European Libraries : Circulation of Chinese Books," in *Monumenta Serica*, 63, 2, 2015, pp.361—424.
- Standaert, Nicolas, *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 : Chinese and European Stories about Emperor Ku and His Concubines*, Leiden : Brill, 2016.
- Statman, Alexander, "A Forgotten Friendship : How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a Manchu Prince Studied Electricity and Ballooning in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Beijing," i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46, 2017, pp.119—212.
- Staunton, Thomas, ed. and trans.,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London : Strand, 1810.
- Staunton, Giorgio Tommaso, ed. and trans., *Ta-Tsing-Leu-Lee o sia Leggi fondamentali del Codice penale della China : stampato e promulgato a Pekin coll'autorità di tutti gl'Imperatori Ta-Tsing, della presente dinastia. Tradotto dal cinese da Giorgio Tommaso Staunton ... Versione italiana. 3 vols.*, Milano : dalla Stamperia di Giovanni Silvestri, agli Scalini del Duomo, N.º 994, 1812.
- Sweeten, Alan Richard, *China's Old Churches : The History, Architecture, and Legacy of Catholic Sacred Structures i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Province*, Leiden : Brill, 2020.
- Wang, Lianming, *Jesuitenerbe in Peking : Sakralbauten und Transkulturelle Räume, 1600—1800*, Heidelberg : Universitätsverlag Winter GmbH, 2019.
- Wu, Huiyi, "Language Training and Circulation of Linguistic Knowledge in the Chinese Mission by 1700 : A Case Study of the Personal Notebook of J.-F. Foucquet, S.J. (Borgia Latino 523, Biblioteca Vaticana)," in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 From Its Beginning to the Scheut Fathers and the 20th Century*, Leuven :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2015, pp.193—214.
- Wu, Huiyi, *Traduire la Chine au XVIIIe siècle. Les jésuites traducteurs de textes chinois et le renouvellement des connaissances européennes sur la Chine (1687—ca. 1740)*, Paris : Honoré Champion, 2017.